



**五**年级的非儿放学了。

这是秋天的一个傍晚。

非儿戴着小黄帽，甩着书包，跟出笼的小鸟一般飞出学校。非儿的身后没有别的小伙伴，这使得他的快乐缺少了分享和交流。和别的搭帮结伙上下学的小孩子不同的是，非儿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行走在回家的路上，谁让他是一个大人眼里爱出问题的孩子呢？

非儿从不像大人那样看待自己，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挺正常的，只不过，他不想让自己像其他孩子那样绝对地服从大人。从小他就讨厌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无聊地去当“跟屁虫”。上街买菜呀，或是跟爸爸妈妈上班呀，这都叫他头疼。非儿都11岁了，可是，只要跟在妈妈身后，她不是横眉立目地喊着叫着“非儿这儿来！非儿那儿去”，就是拽着非儿的袖子拽来拽去，仿佛非儿只是一件空瓢儿的衣服。这太有损非儿的男子汉的形象了。

特别是跟着爸爸去他的公司，嗨，别提了。这个上来摸摸非儿的头，那个上来揪揪非儿的脸蛋，甚至上来就亲非儿，非儿简直成了大熊猫了。可就是大熊猫也不能让人乱亲呀。非儿可烦这事了，他尽量躲着大人们伸过来的手和嘴。

你们想想，如果非儿和那些大人们调个位置，非儿也不商量，就去摸那些男人女人的头发，揪他们的脸蛋和耳朵，并且噙起有烟味、蒜味、口香糖味的嘴去亲他们，他们就是不给他一巴掌，至少也要大喊一声“非礼”。

但是，作为小孩子的非儿，必须容忍这种非礼，因为规矩总是要求小孩子服从。小孩子们于是要比大人心胸宽阔才行。非儿有时心胸很宽阔，也就容忍了大人的无理行为；非儿有时心胸很狭窄，就守卫起一个孩子的尊严。





刚才，没放学之前，就是非儿心胸狭窄的时候，他不能容忍上课的时候老师不公平的行为。老师讲，以后进学校一律不准带课外读物，也不准带零食吃。对这点，非儿本身没意见，他并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虽然有时也把连环画带进教室，但是他想起了一个连老师也忽视了的问题。

“那学校小卖部里为什么那么多的课外读物？还有卖零食的呢？”

“任非儿！站到墙角去！”

老师眼里的非儿又是在故意捣乱，非儿一直在墙角站到下课。

这能让非儿想得通吗？为什么自己不能提问题？提了问题，就被罚站？不让小孩子带课外读物和零食上学也许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大人却可以在小卖部卖零食和连环画？那么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们买学校的東西呢，还是认为大人比孩子更有权力带那些东西进学校呢？

非儿感到不公平，他老是有好多问题。他也奇怪，别的同学怎么不像自己一样，给老师出难题呢？自己果真像老师说的那样，是问题非儿吗？

问题是，有问题又有什么不好呢？

非儿并不认为“有问题”是一件坏事情。

他一个人沿着二环路往家走着，路上成串儿的汽车你挨我，我挨你，挤在马路上飞驰不起来，一辆辆汽车屁股底下喷着蓝烟，



给本来就不蔚蓝的天空增添了更混浊的空气和一股子臭味。

非儿跳上人行道的石栏，石栏下是一条几乎不流动的河水。深绿色的河水稠稠的，像是绿粥，“绿粥”上漂浮着白花花的泡沫。

非儿就沿着这条河走，一直走到立交桥底下。

“咦，这里的白沫沫怎么越来越多了呢？”

非儿的眼睛落在了河面那白花花的泡沫上。

稠稠的河水之上漂浮着惨白的泡沫，宛如流着脓的伤口，发出一阵阵怪味。河水暗暗的，没有小鱼游动，只有小虫在臭水上飞舞。死死的“绿粥”，静静地、一点点地、被人忽视地缓慢浮动。

非儿不知道这条河是从哪儿流过来的，也不知道这条河要流到哪儿去。只知道，这条离家不远的“绿粥”河时稠时稀，清亮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踮着脚，抱着河边的水泥栏杆，探着身地往河里看，想弄清楚那白沫沫究竟是什么东西。河沿的水泥墙边，有一个粗大的管道，管道的一半没进了河里，也就把不知从什么地方引来的黄汤子倾倒进去。黄汤子在“绿粥”里翻滚着，脓一样的白沫沫便翻了上来。

非儿撅着屁股趴在水泥栏杆上，憋得满脸通红，他像是明白真相一般，“噢”了一声，从栏杆上翻身下来。一看身边，竟不知什么时候多了许多人。他们好像跟非儿一样，也对这条平时视而不见的脏河发生了兴趣。看见非儿翻身站到了地上，一个手里

拿风筝的老头忙问：

“看见什么了？”

“臭河呗。”

“我们还不知道是臭河。你在那河里究竟发现了什么？”



迫不及待的长发小伙子打断非儿的话，手上弹着烟灰，滴溜儿的黑眼仁儿使劲盯着非儿。

“我就是看那白沫子从哪儿来的。”

非儿的实话没人相信。白沫子有什么好看的，流了好时间长了，又不是今天才有，难道一个男孩子对脏了巴叽的臭河水感兴趣？

“不会吧，是不是有人掉进了贵重东西？”

胖胖的女人，好像葫芦似的，一边摇晃着上粗下细的身体，



一边把小小的脑袋连同小小的眼睛又伸向了河面。

非儿真觉得这帮人好笑，要是再对他们说我非儿没有骗你们，我就是想知道这河是怎么脏的，谁信哪。他恶作剧地对那些等着他说出答案的人们小声说：

“我好像看见那儿掉下去一个金戒指。”

非儿的话，像是一声号令，周围的人们一下子全都像非儿刚才一样，撅起屁股，将脑袋探了下去，每个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只有非儿站在原地，他冲着河边栏杆上那一排齐刷刷有胖有瘦的屁股，开心地笑了。他双手往牛仔裤的兜里一插，踢着路边的一粒圆溜溜的小石子，走了。

傍晚的城市喧哗着，立交桥底下、自行车道上净是一处处摆满了杂七麻八的小百货的地摊。针头线脑、松紧带、苍蝇拍、太阳镜、洋画儿……什么都有。卖水果卖菜的乡下人也把鲜灵灵的瓜果蔬菜摆上了马路牙子，买的人卖的人你喊我叫地嚷成一片。

非儿的眼睛从人群中扫过，有点视而不见。他每天放学都路过这儿，早习惯了。他不怎么像女孩子那样爱扎成一堆儿，蹲在地上看洋画儿看贴画儿。非儿根本不喜欢那些个画儿上大眼睛、尖鼻子、小嘴儿的洋娃娃；也不是追星族，也不喜欢四大天王什么的。他喜欢的只有那些做得跟真的一样的小汽车。那一排排的码在地下的玩具小汽车真叫棒！笨头呆脑的老爷车、英俊潇洒的红跑车，的确叫非儿心里痒痒过，但是，非儿手里没有钱。春节



那会儿，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的压岁钱早叫他买了游戏卡和足球票了。这会儿，他只好假装什么也看不见，扭着脖子往路边的塔楼群里走。

“嘿！小伙子！小伙子！今儿个不看小汽车啦？”

卖玩具车的老头儿抬头看见了他的潜在顾客，毫不放松，冲着非儿喊了起来。

非儿很高兴能有人这么叫他，小伙子这个称呼让他觉得自己大了许多，他虽然已经走过了老头儿的地摊，但他为了对得起这声招呼，还是绕了回来。他站在老头儿的摊上看了看：

“还是那几样啊。”

“可不是嘛，又不是我做的，哪能一天变一样啊。那天你看见的红跑车还在哪。小伙子，真的咱买不起，可这玩具车，光看可就不过瘾了。怎么样，今天买了吧？”

巧舌如簧的老头托起小跑车，放在非儿眼前晃着。非儿一挠头：

“不行啊，我没钱。”

“找你妈要去啊。”

老头儿怂恿着非儿。

非儿摇了摇头，扭头走了。末了，还是扫了红跑车一眼。说心里话，非儿真喜欢它，爸爸开的出租车是个红色的夏利，样子自然没有它漂亮。



“快点啊，等着你！”

老头放下了手中的玩具，挥手催促着他这位恋恋不舍的小顾客。

非儿走远了，拐进了楼群。他望了一眼自己家那高高在上的19层的窗户，心里忍不住想，干吗一年只有一个春节啊，要是有两个或者三个春节多好，等第一个春节的压岁钱用光了，第二个春节就到了，又能有压岁钱了，这多好，省得这么等啊等的，一年也太长了。

这也许是因为任非儿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能得到钱。平时，他的爸爸妈妈可不是那种爱给孩子钱的大人，想买什么跟家里说了，由大人买。所以，非儿在得到压岁钱后，一下子痛快地买了十盘最新的游戏卡，剩下四十块钱，还和爸爸看了场足球赛。得，这下子压岁钱全花光了。非儿琢磨着自己怎么能说服爸爸奖励自己一辆玩具跑车。





非儿就这么想着，拐进楼门，乘上了电梯。

电梯咯里咯噔地响着，电梯里所有的大人都在埋怨着这该修的电梯没人管。前几年，电梯里常坐着开电梯的乡下姑娘，最近，忽然不见了，听说是管理楼群的单位不愿意多花钱雇人开这个人人都会开的电梯，现在哪儿都时兴自助，自助餐、自助烧烤、自选商场人人欢迎，干脆，非儿家的那栋楼，改成了自助电梯，并且告诉楼里居民，电梯里有电脑自控装置，一切都会有条不紊。

非儿就乘着这无人操作的电梯升上了19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电梯高出地面足有一尺，非儿跳下电梯，走进走廊，冲着自家1907号走过去。手刚刚碰上防盗门的把手，一阵乒乒乓乓的砸东西声，连着妈妈的尖叫传了出来。

“够了！够了！你想走就走，甭回家。非儿也没有你这个爸爸。你走！走！走！”

没声儿了。

非儿把手缩了回来，他低下头，轻轻离开了家门，走回到走廊上，按亮了电梯按钮。

非儿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了。自从爸爸辞职干上了出租车司机，家里的吵声就没断过。

电梯还没有升上来，非儿趴在19层的窗玻璃上往外看，楼离天好像那么近，一只只鸽子在矮矮的平房顶上飞来飞去，宽宽的马路宛如一条带子，红红黄黄的汽车跟小瓢虫一般，在带子上



飞快地爬着，非儿甚至替那条带子感到了一种被这么多虫子爬过的痒痒感。

电梯“咣当”一声停了，门打开，又离地面有一尺。非儿等里面的人下来，他蹦了进去。电梯往上升去，住在20层的王好文看见了同班的同学任非儿进了电梯，忍不住问：

“嗨，非儿，上哪儿去？不回家啊？”

“我下楼。有事。”

非儿对着鼻子上架着眼镜的王好文有气无力地回答着。王好文的眼睛在玻璃片后头眨了眨，友好地说：

“上我家玩会儿好吗？”

非儿摇了摇头。

“不。”

王好文下了电梯，电梯里只剩下了非儿。他按了一层的按钮。

非儿没去过王好文家，虽说都住一个楼，又是同班同学，但是，他们俩谁也没去过谁家。王好文家刚搬来不久，他只有个妈妈，听说他爸爸去了美国，早跟他妈妈离了婚。王好文在学校的成绩好极了，真正是个小号的白面书生，他的妈妈管他更是严极了。非儿倒不是和王好文有什么矛盾，而是不喜欢他那又瘦又严厉的妈妈，她看非儿的眼神总是那么警惕，好像非儿是凶猛的小动物似的；更何况，这会儿非儿很想自己待上一会儿。

“咯噔”，电梯到了一层，非儿无精打采地出了楼门，坐在楼



门边上的草坪护栏上，发起了呆。

自行车、小卧车、面包车跟回巢的鸟一般，都停在了塔楼的下面，爸爸的红色夏利也在那里面。一辆没熄火的汽车尾部的排气管“突突突”地冒着呛人的蓝烟，像是放着臭屁。

非儿捂着鼻子，将头扭向草坪，草坪的四周扔的净是擦车扔下的脏棉纱。非儿站起来踢起一团脚边的破棉纱，棉纱腾地跃起，“扑”地一下挂在了离非儿最近的一个黄色“小面的”的尾气排放管上。管子里喷出的污气把挂在管子上的破棉纱吹得颤颤巍巍，车里的司机丝毫没察觉什么，他熄了火，关上车门，提上他喝得只剩一杯底儿的大罐头瓶子，进了楼门。

非儿一直盯着那个司机进了楼里，才走到“小面的”的尾部，看看那堆挂在排气管上的棉纱，又抬头望了望乌突突的天，他好像有了个主意。

等非儿看见爸爸钻进“夏利”开走了，他再走进自己家那栋和周围的楼一样弥漫着垃圾味儿的楼门口时，草坪四周的地上干净了许多，那些脏乎乎的棉纱全不见了，它们上哪儿去了？

非儿满是黑油泥的手，伸了出来，按了19那个按钮，19这个数立刻红了起来。非儿耸了耸背在肩上的书包，这会儿他才感觉自己真的又饿又累了。

非儿推开家门，走进的时候，一股子炖鱼的香味散得屋里到处都是。非儿真奇怪，屋里怎么整洁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一切正常得让他以为自己刚才是听错了；也许家里没有东西被砸过，妈妈也没有尖叫过。非儿觉得刚才在门外听见的声音跟幻觉似的不真实起来。

“我回来啦。”

非儿一进门，就碰得桌子跳椅子叫的，稀里哗啦，又是扔书包，又是甩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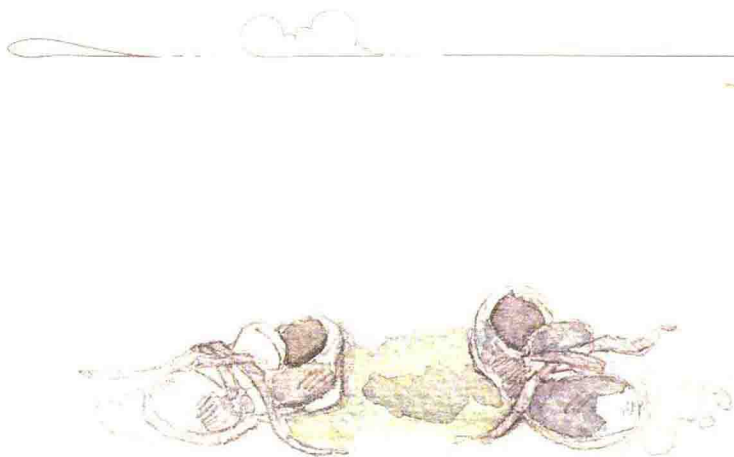
妈妈从厨房探出了头：

“我的小祖宗，你就不能轻点。上哪儿淘去了？脏死啦。两只爪子，你看看，还能要吗？快洗了去！都五年级了，眼看上中学了，还是……”

非儿把妈妈的唠叨关在了卫生间门外。

女人就是爱讲话。一开口就跟水龙头被拧开了，哗啦哗啦，根本停不住。妈是这样，班主任王老师也是这样，就连他们班上长得不错的女孩陶芳也不能幸免。不过，非儿觉得，这里头还属妈的唠叨能容忍，虽然他也不怎么喜欢，但是妈的声音跟家是分不开的。非儿爱自个儿的家，也就容忍了妈的唠叨。





等非儿出了卫生间,他已经跟洗过的萝卜一样,白生生的了。

“爸呢?他回家了吗?”

非儿故意问妈。

妈从厨房端出了红烧带鱼,一边闻着,一边不动声色地说:

“甭找他,他不在。”

“不对啊,我刚才在楼下看见他。”

非儿话已出口,才觉自己有点不该这么说。

妈妈倒似乎没听出来什么,她头也不抬,放下鱼搁在桌子上,又去端饭锅。

“他呀,刚才出去了。不回来吃饭了。咱们俩吃还不行吗?”

非儿没说话,他拉开椅子坐在饭桌上,两眼瞪着一段一段的带鱼。非儿爱吃鱼,爸也爱吃鱼,过去妈把爸和非儿叫老猫小猫,不过现在妈早不这么叫了。如果没了老猫,光剩下小猫吃鱼还有什么意思?没有抢着吃最后一块鱼的晚饭,吃起来也不会太香。

妈妈把饭端上桌子，又端出炒扁豆、鸡蛋汤，这都是非儿爱吃的。

“不给爸盛出一点儿，留着？”

非儿夹了一筷子鱼放在嘴里，含糊地问。

“管他呢，爱吃不吃。不给他留。你吃完饭，快点写作业，早点睡，明天早起妈叫不了你，妈值夜班，给你上好闹钟啦。”

非儿一边听着妈含着饭菜的话，一边吐着鱼骨头，从牙缝里拔着卡住的鱼刺儿。





“那我爸开到几点才回家？”

非儿把牙里的鱼刺拽了出来，举在眼前，好像是在问鱼刺。

“谁知道，说是挣钱。哼，挣吧。”

每喝了一口汤，非儿听见妈的嗓子里咕咚一声。妈的抱怨不在脸上，在嗓子里。这一点，非儿看出来，也听出来了。

非儿放下了那根该死的鱼刺，狠狠地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饭，囫囵地咽了下去，然后以极快的速度扒拉了一碗饭，带着满嘴的鱼汤儿，抄起书包，就往自己屋里扎。

“哎，还有汤呢……”

“不喝了。”

非儿一嘴的饭还没咽下去，他呜噜着吐出三个字，把自己的房门关上了。

天，早黑了。

非儿打开灯，墙上的贝肯鲍尔魅力十足地在绿茵地上施展着他那足以让全世界都倾迷的英姿。非儿模仿着他的动作，然后，一扔书包，躺在了床上。床的对面插着他拥护的北京国安队的绿旗子。

非儿真有点困了。他早上六点起床赶着去学校，晚上回家，还背回了不到夜里十一点根本写不完的作业，光想想就叫非儿不寒而栗。

干吗老师总是和学生过不去呢？课上学的都会了就行了。可是，第二天要不向老师交上那一本本的习题，老师准气晕了。这哪儿是交作业，简直是交租子。非儿不痛快地想到这儿，闭上了眼睛。

小孩儿就是小孩儿，非儿有那么多不痛快，还是闭上眼睛就睡着了。

他的梦里出现了一片蓝蓝的天空，还有一条游着好多好多大眼泡儿金鱼的河，他背着一个空书包沿着河跑啊跑啊……





“砰”地一家伙，塔楼底下停着的那辆黄色“小面的”的排气管崩出一团脏棉纱。司机钻出车门，走到车尾，踢了一脚满是油泥的棉纱：

“谁家的坏小子干的？找揍！”

“小面的”照样放着蓝色的臭屁，开出了楼群。

第二天早上，塔楼周围十几辆的汽车，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所幸的是，这些汽车都没有因此受到损害。有的车主没开车就发现了塞在排气管里的东西，用手给抠了出来；有的司机一发动车，把棉纱崩了出来。但是，不少的车主找到居委会告状，说交了停车费，车得不到保护，竟有人大规模作案，这的确不能容忍。居委会戴着袖标的老头儿老太太们一通明察暗访，终于从一个到楼下小铺买冰激凌的小女孩的嘴里得知，19层的任非儿，昨晚在地上捡过脏棉纱。

“哼，又是那个非儿。真够呛！”